

●孟宪满 著

血与魂

血 与 魂

(上 部)

孟宪满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血与魂 (上部)

孟宪满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50 000 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 插页

印数 1—10 686 册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ISBN 7—5385—0775—2/1·116 定价：6.20 元

血 与 魂

苍苍古木，莽莽荒原，熊吼狼嚎，人迹罕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一个山东大汉赶着雪橇奔驰着夕阳作辉中，他来到一家俄国人开的旅店。他睡意朦胧，门轻轻一响，一个女人来到身前。由此引出华俄两姓易妹而嫁，蕃衍了一代八人混血人，历尽世间劫难……

混血儿果什克暖泉中救少女，蒙族姑娘葛根塔娜以心相许，岂料棒打鸳鸯，男儿泪洒界河，终至身陷囹圄。回族女马静娟失身被弃，屡遭恶少纠缠，混血子仗义保护，二人情投意合，不幸又生意外，临国特工越界要挟，好男儿决意殒身，昏昏灯下，杯酒饯行，一夜之欢，女献痴情，男儿壮烈。混血女儿美丽绝伦，却身遭凌辱，害人者动惻隐之心反来相救，忏悔前罪……父杀疯女，痛不欲行，摔钟弃世，~~忍辱求生~~，肝肠寸断，泪眼相对……

亲之血链，友之重义，恋之现欣，悲之苦痛；恶之有报，善之有终。现出恢宏壮阔的生活画面，起伏跌宕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读之不倦，读不释手。

目 录

一、荒村野店.....	(1)
二、异国兄妹	(13)
三、“红宿舍”	(27)
四、“达瓦里西”	(38)
五“玛达姆”	(53)
六、有情人	(65)
七、爱之箭	(76)
八、情深意切	(86)
九、盲流	(97)
十、耶稣复活节.....	(102)
十一、何日方休	(11)
十二、见异思迁.....	(135)
十三、混血儿.....	(147)
十四、一马千钧力.....	(168)
十五、妒 火.....	(184)
十六、爱与恨.....	(200)
十七、重友情.....	(212)
十八、强拧瓜不甜.....	(222)
十九、愁、愁、愁.....	(229)
二十、界河如雷池.....	(241)
二十一、捍领土.....	(267)

二十二、俄人小聪明.....	(272)
二十三、一枪之伤.....	(288)
二十四、放血之后.....	(297)
二十五、装疯卖痴为了谁.....	(303)
二十六、血又混了.....	(314)
二十七、忏悔已为时过晚.....	(319)
二十八、蹩脚的导演.....	(334)
二十九、父母心.....	(349)
三十、母子之间.....	(360)

一、荒村野店

光阴荏苒，转瞬间薛贵和已在白俄富农比切克维奇家吃了七年的“劳金”^①。

七年前，薛贵和孤仃一人“闯关东”，寻找失踪数载的父亲，历尽艰辛，来到了额尔古纳河畔。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采伐点，也曾逐屯逐户地访听过，有关父亲的音信杳无。有心到更偏远的地方继续寻父，无奈囊空如洗，他只好先挣些许盘缠另做打算。正巧，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北岸的比切克维奇家人手少，活计多，欲雇工。这天，比切克维奇遇见了薛贵和，一见面便拉开架式掰手腕。

虽说薛贵和只僵持了一会儿便败在比切克维奇的腕下，但比切克维奇却朝薛贵和发达的胸肌上擂了两拳，用生硬的汉语高兴地说道：“浩（好）扬（样）的！渥（我）估（雇）泥（你）勒（了）。”

比切克维奇长得粗壮高大，体重足有六铺特^②，做条裤衩便用六尺布。他的头颅极象一颗窝瓜，褐红色的头发，小而深邃的蓝眼睛，密密匝匝约有半寸长的络腮胡，鼻梁又高又直，厚嘴唇，宽下巴颏，脸部的肉一疙瘩一刀条的，令人望而生畏。

^① “劳金”是俄语，指专门从事农牧业生产的雇工而言。

^② 一铺特合16.4公斤。

在山东老家，撸锄杆耍镰刀摆弄耕牛什么的，薛贵和是行家里手。来到异井他乡，便“牛棧叫街——槽门”了。见薛贵和不会套四轮马车不会套爬犁甚至连役马都不敢牵，比切克维奇不厌其烦地教他怎样给役马戴上笼头，怎样将铁嚼子勒到役马的口中，怎样将克模司^①套在役马颈上。然后，将役马牵到四轮车或爬犁前，让它站在两根桦木拉杆中间，又怎样用榆木弯成的半圆形的套弓将拉杆与克模司的拉皮套在一起并勒紧套具的细皮绳，接着，将一小鞍放到马背上。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棕绳穿过鞍具拴住两根拉杆，用它便可调整拉杆的角度，末了系好肚带绳。

比切克维奇边讲边示范，直到薛贵和能比较熟练地套四轮车套爬犁了，他用拇指和食指捻着向上翘的胡须，呵呵大笑道：

“赫拉少（好）！赫拉少（好）！跳（吊）牙（拉）赶（杆）够（后），瘦（手）新（伸）叫（到）克模司替（里）七（去）细（试）细（试），响（上）架（下）幼（有）轰（空）菜（才）兴（行），不摸（磨）马棒（膀）子。”

在比切克维奇这儿，薛贵和学会了许多劳动本领，干得很惬意。尤其使他欣慰的是，他与比切克维奇全家人同坐在一张桌旁，饭菜没有二样，随便吃喝。与他年龄相仿的亚科罗夫待他亲如手足，使他忘却了远离亲人那种孤独感。就在比切克维奇的女儿出嫁后，薛贵和思念母亲和妹妹心切，便如实向比切克维奇说道：

“大叔，俺想娘也想俺妹子了。俺得回关里去。”

比切克维奇听后，拍着薛贵和的肩膀说道：

“勘（看）妈妈，勘（看）梅（妹）梅（妹），细（是）浩（好）细（事）。”说罢，他打开铁匣，从匣内拿出一封特^②重的碎金，一再叮嘱：“鲁（路）响（上）笑（小）兴（心）。勘（看）妈妈奎（回）逮（来），该（还）告（到）渥（我）假（家）。”

^① 克模司：马拉苏式四轮桦木车的专用套具。

^② 一封特是 0.41 公斤。

平日里，薛贵和只向比切克维奇要一点儿零用钱，剩余的工钱便由比切克维奇给他攒着。

帮薛贵和打好了行装，比切克维奇亲自赶着四轮马车送他到了额尔古纳河边的一个小镇上，又叮嘱他千万小心财物和自家的性命。分手时，两人的眼睛都潮湿了，依依不舍。

薛贵和目送比切克维奇远去，这才转身走进一家车马店。

店主是位俄国人，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儿，头小腿短，不停地眨动着眼睛，给人的第一印象不佳。他用非常生硬的华语招呼薛贵和，忙前忙后，乐不可支。

薛贵和要了两碗牛奶，从包袱里拿出比切克维奇给装的赫列巴^①，低头吃着饭，心里盘算明天该怎么走。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薛贵和视线的余光瞥见两只绣花鞋。当他抬起头来的功夫，只看见个女人的背影。在老家，大姑娘小媳妇总好在鞋上绣蝴蝶啦，花什么的，并且都是亲手绣成。所以，从鞋上便可得知鞋的主人手巧不巧，做活精细不精细。一幅精美的图案和做工精细的绣花鞋，既是件艺术品，又给女人们平添了几分魅力。过往的行人，大多都是低着头看到艳丽的绣花鞋后，才抬起头来打量鞋的主人。绣花鞋，成了女人们显露本领和姿色的门面。薛贵和在远离关内四五百里地的异乡，看到这双绣花鞋，禁不住勾起了思乡的情绪。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妹妹，今年到了二十岁的年龄，也正是穿绣花鞋的时候。他的心绪象插了翅膀，飞回到老家去了。他设想自己怎样挺胸昂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怎样在热闹的集市上留神观察，寻找意中人。结婚后，连同母亲和妹妹，一起来这儿谋生。他有的是力气，挣了钱盖房子，买几头牛养着，几年便能发家。不比都在关里家穷困死囚着强？

晚上，薛贵和铺开落着灰尘的被褥。看来，这个俄国人开的

① 赫列巴是俄语，味道有些微酸的面包。

车马店生意惨淡，恐怕五天十天的不准有客来住店。想到独自住在这里，想到随身带的财物，想到即将与分别七年的母亲和妹妹见面，他更睡不着觉了。他和衣躺在炕上，默默地想着心事。不大会儿，他觉得身上刺痒，伸进手去，摸着一个软鼓囊的小动物，一捏便破了，手上还有粘糊糊的什么。凑到鼻子前一闻，一股使人恶心的气味。他笑了，低低地骂了声：“奶奶个熊！‘大车店里的臭虫——吃客’呀！”有臭虫干扰，他没有睡意，只是闭目合眼地躺着。

半夜时分，他警觉到房门被人轻轻地推开了，随即一个人轻手蹑脚地走进来。

薛贵和睁开眼，眨也不眨地看着来人。待来人走到离炕三米左右远时，他霍地坐起身来，厉声喝问：

“谁？你是谁？”他拔出了腰间插的尖刀。

黑暗中，来人可能被薛贵和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愣怔地站在那儿，好半天才低低地说道：“俺，俺来……”

听出是女人声，又是关内口音，薛贵和吃了一惊，反倒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女人站在窗户附近，衬出她窈窕的身形来。借着微弱的光亮，薛贵和模模糊糊看出女人穿着一双绣花鞋。

“你，你来干啥？”好一阵儿，薛贵和才发问。他怕女人赖上自己，不由得又往墙角处躲去。但他却将尖刀重新插回鞘中。

女人略打了个沉儿，用低得如同蚊子的嗡嗡声调回答：

“俺，俺来……找你，要，要……几个钱花花。”

“要钱？”薛贵和刚想说要钱为啥白天不来，偏偏在夜深人静时。但一琢磨女人可能怕羞，不便在光天化日下伸手。他将话咽回肚里去，翻找些零用钱，放到炕沿上，盼着她拿了钱赶快离开。

女人走过来，将钱拿到手里，却仍站着不动地方。

薛贵和动了气，他腾地站在炕上，低声喝道：

“钱给你了。你，走吧！”

女人先是浑身战栗了一下，然后镇定下来，她细声细气地说道：

“钱给得太少了。俺不白要你的钱。俺，俺陪你过宿……”

“啥？”从女人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使薛贵和感到震惊。他心里扑腾扑腾地一阵狂跳，倒象是自己居心叵测地闯入了良家闺房一样。他害怕极了，几乎用央求的语气说道：

“你快走吧。这屋里没别人，对你不好。”

女人见薛贵和这般模样，又不言语了，心里也很矛盾。她低着头向门口挪了两步，猛转过身来，扑通跪下了，带着哭腔说道：

“俺求求你，答应俺吧。要不，俺要挨一顿好揍。俺受不了……”

一股怒火又在薛贵和的胸中燃起。这个女人如此不要脸皮，在他眼里变得一钱不值，他恨不得一脚将这女人踢出门外去。他嗖地一下又拔出尖刀，铛哪一声扔到炕沿上。他的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他提高了嗓门，怒喝道：

“你，你给我滚出去！不走，我宰了你！”

女人无奈，只好悄悄地站起来，慢慢退出房门去。听脚步声走远，薛贵和怒气未消地坐在炕沿上。

“哎哟！救命啊——打死俺了！救命啊——”

突然，传来女人的呼救声。薛贵和侧耳听着，在呼救声中还杂夹着啪啪的皮鞭声。女人的呼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吓人，声嘶力竭。薛贵和再也坐不住了，他朝着有光亮的那间屋跑去。推开房门，他见店主人挥着“二龙吐须”的小马鞭，劈头盖脸地打着刚才那个女人。女人头发蓬乱，遮着半边面颊，惊恐的目光看着呼啸作响的皮鞭。掩襟衣裳被撕破，露着雪白的前胸。

薛贵和大喝一声“住手”，上前一把夺下店主人手中的皮鞭，朝他胸前猛推了一掌。店主人踉踉跄跄倒退了两步，收脚不住，一屁股跌到墙旮旯儿。薛贵和将哭泣着的女人拉起来，借着烛光一

看，他惊得禁不住叫道：

“二妮，是你？”不错，他的妹妹二妮眉心有颗痣，眼睛不大但很俊秀。“你是不是二妮？”薛贵和追问一句。

“你是……贵和大哥！哥哥——”果然是薛二妮。她的目光由狐疑转为意外，当她确信眼前站着的人便是要寻找的哥哥时，目光又由意外转为惊喜。她扑到薛贵和的怀里，失声痛哭。

事情往往巧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里，在这间车马店里，分离七年的兄妹俩相逢了。薛贵和悲喜交加，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抚摸着妹妹的头发，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瞥见墙角处站着的店主人，胸中那股刚刚减弱的怒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他推开了薛二妮，猛扑过去，一把揪住店主人的黄头发，扬起马鞭，象刚才这家伙打薛二妮那样，不管是头还是腰臀，噼啪啪地抽个不停，直抽得店主人象杀猪一样嚎叫。

“哥哥，别打了！”薛二妮过来抱住了哥哥的胳膊，“俺求求你，哥哥。”

薛贵和疑惑地看着妹妹。

“他，他是俺男人。”薛二妮面红耳赤。

“啥？你说啥，二妮！”这一惊非同小可。薛贵和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瞪大眼睛问道。

薛二妮仍面颊绯红，但却果断地点了点头。

“你，你，你咋找个老毛子？”薛贵和气得一时不知咋办才好。

被打的店主人忽然得意起来。他挣脱了身，整整衣襟，也斜着眼睛，嘴角泛着胜利者的微笑，用手指着自己，又指指薛二妮，说道：

“湿（我），搭（她），这个。”他将两只手掌心对掌心合在一起，然后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手背一弓一伸，一弓一伸。

薛贵和明白店主人的这一手势意味着什么，他气不打一处来。趁他的双手还合在一起，薛贵和一拳打过去。这一拳打得够狠的！

店主人哇呀一声倒退了几步，他噗的一声，将两颗门牙吐在手心里，嘴角虽流着血，但却竖起大拇指，陪着笑脸说道：

“泥（你），溼（我）的达（大）九（舅）各（哥）。泥（你），高（好）羊（样）的！”

这样一来，倒使薛贵和啼笑皆非。他将马鞭狠狠往他脸上一摔，拉着薛二妮的手，走回客房来。他点上灯，迫不及待地问道：

“二妮，你咋来到这儿的？咋找了个老毛子？咱娘呢？你快说，你快说呀！”

薛二妮肩头耸动，呜呜啾啾地哭了好一阵儿，这才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薛贵和的母亲已于去年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后，薛二妮独自一人，无依无靠，村子里有几个赖皮打她的坏主意。没有办法，薛二妮只好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打听来到这个地方。她无处栖身，便住到这个叫伊万诺夫开的车马店里。从老家出来到现在，一连二十多天，薛二妮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囫囵觉。她身上分文没有，可伊万诺夫却拿出牛奶和赫列巴、蜂蜜什么的，让薛二妮饱餐一顿。薛二妮实在疲惫得要命，所以和衣而卧。睡梦中，她觉得有人在脱她的衣裳。睁眼一看，却是伊万诺夫趴在她的身上。她要反抗，却动弹不得。这个伊万诺夫趁她熟睡之际，用绳子将她的手脚绑住了，并用一块棉布堵住了她的嘴。她感到窒息胸腔的重压和一阵下身撕裂的疼痛。她明白，自己失去了姑娘最宝贵的东西。黑暗中，她任凭伊万诺夫发泄着兽欲，只能用眼泪洗刷着耻辱。

为提防薛二妮逃走或寻短见，伊万诺夫没有放开她，仍将她紧紧地绑着。白天，伊万诺夫变着样给她做饭菜，每顿饭都是喂给她吃。晚上，伊万诺夫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恣睢蹂躏她。三天过后，薛二妮被伊万诺夫软硬兼施的手段征服了。事到如今，薛二妮找不到哥哥，流落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又被人糟蹋，她只

好认命了。

伊万诺夫白拣了个漂亮老婆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俄国人中间传扬开了。本来很萧条的门面，突然间车水马龙，顾客盈门，钱象流水一样装进伊万诺夫的腰包。他知道，顾客来住店，不过是群蜜蜂扑奔鲜花。从那些人淫邪的目光中，伊万诺夫眨巴眨巴眼睛，想出一个更能捞钱的门道：让薛二妮接客。明是车马店，暗是窑子房。一听这，薛二妮坚决不答应。她偷跑了两次，都被伊万诺夫抓回来。可能是伊万诺夫怕打坏了她，破了财，所以用好言好语哄她。见薛二妮仍不顺从，伊万诺夫威胁她，如果再不答应，便将她的衣裳剥光，绑在长凳子上，让住店的人轮奸她。薛二妮知道他说得出便干得出，一时没了主意。被伊万诺夫强奸后逼迫成婚，薛二妮已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如今，又让她成为男人泄欲的玩具，用自己的肉体取悦所有的男人，不管是老是少，是傻是痴，任人蹂躏。不，就是死也不干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可是，自己是个弱女人，怎能抵挡这些色狼？兔子被逼急了眼，还要咬人一口。薛二妮也决心撒撒野，豁出去了。她假意应允，暗中将一把剪子藏在褥子底下。听说还有能与漂亮的女店主睡觉的美事，住店的人纷纷出高价，要争第一夜占有权。最后，一个壮年俄国人出价一封特金子，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而大摇大摆地走进薛二妮的房间。

薛二妮和衣躺在被窝里，胸中象揣着一只乱蹦乱跳的小鹿，仿佛要撞破胸膛。刚才，伊万诺夫还特意叮嘱她不要得罪了客人，临出门还向她挥了挥拳头。她从心里是不喜欢这个俄国男人的，但是她受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影响，“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走”。自从她答应与伊万诺夫过一辈子后，她便将中国女人那种逆来顺受的处世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勤快，又能干，一心一意想帮助伊万诺夫发财。她受够了颠沛流离之苦，有个安身之处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她是这块土地上唯一的中国妇女，所以俄国人都向她

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甚至有的男人公然在大街上搂抱她，要求亲吻，都被她抓了个满脸开花。她不能自己有男人，再与别人胡缠乱绞。尽管自己的男人比猩猩好看不了多少，但她要对得起他，不做越轨的行为，让自己的俄国男人瞧得起她。没成想“好心不得好报”。伊万诺夫竟逼她卖淫，这使她伤透了心。不管怎样，她有中国妇女的自尊心，“破罐子破摔”的事她不去干。以往，她看出来，俄国男人虽然身高力大，但却怕见血。她承认自己弱，可她是人，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她要给除伊万诺夫外所有敢碰一碰自己的俄国男人点儿厉害瞧瞧！

那个出了高价的俄国壮年人进了屋，便迫不及待地扑到床上来，在薛二妮的面颊狂吻乱亲。薛二妮极力忍耐着，躲避着臭哄哄的嘴。

见薛二妮没有反抗，那人赶紧脱光了衣裳。正在他手忙脚乱地撕扯薛二妮的裤子时，薛二妮伸手摸出那把剪子，朝那人的腹部猛刺。那人惨叫一声，捂着伤口赤条条地跑出门去。

伊万诺夫气急败坏地撞进门来，挥拳便要打。薛二妮握着还在滴血的剪子，满面怒气，迎着伊万诺夫走去，目光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伊万诺夫见状，反而吓得连连倒退。到了门口，他转身便跑。

“站住！”薛二妮也不相信自己哪儿来的这股气力，声音之大足以使虎豹生畏。

象使了定身法，伊万诺夫来了个急刹车，站在门口处，一动不动。他战战兢兢地看着薛二妮手中的剪子，连舌头都哆嗦了。

“你去告诉那个家伙，今个儿老娘没给他下狠手。明个儿谁再敢来惹老娘，俺把他那家巴什齐根儿铰掉！”薛二妮大声喊着，有意让外人听见。

伊万诺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他赔了那人的药费钱，还挨了那人两个耳光。看到薛二妮也有发怒的时候，并且还敢于拚

命，伊万诺夫从此惧她五分。别看薛二妮是独身一人，可这一剪子却杀出了她的威风。知道了店主女人的厉害，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没有念想，来住店的人逐渐少了。

这些日子，伊万诺夫腰包空了，他又没别的本事，愁得整天唉声叹气。薛二妮见生意没有什么进项，便与伊万诺夫商量，要到别人家去帮工。伊万诺夫心眼窄，他怕薛二妮被别人勾引了去，怎么也不答应。他说道：

“泥（你），溷（我），鹅（饿）细（死），补（不）力（离）凯（开）！”

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眼看又到换季的时候了，哪样也离不开钱。薛二妮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见今天来住店的是个中国男人，便和伊万诺夫商量，出卖自己的肉体。遭到薛贵和拒绝后，她回到房间去。伊万诺夫见她没拿回多少钱来，便以为薛二妮是存心让这个住店的华人占了便宜。不由分说，狠命地鞭打她。

“你，你真给咱薛家丢人哪！”听完薛二妮的叙说，薛贵和气得两眼通红。他的手指攥得咔吧咔吧响，恨不得狠揍她一顿。

薛二妮伏在被褥上哭了好一阵儿，才抽抽咽咽地说道：

“日子过得这个样，俺有啥法子哟。”

“再没法子，也不能卖身！”薛贵和大声吼着。咚地一声，他将拳头重重地擂在桌子上。

“俺，俺可咋办哟！”薛二妮哭喊着。

“走，跟哥哥走！”薛贵和说道，“离开伊万诺夫这个王八犊子！现在就收拾东西，快！”

一听让她离开伊万诺夫，薛二妮反而犹豫了。她抬起泪脸，眨也不眨地看着自己的哥哥。良久，她才将心里的话吐露出来：

“哥，俺，俺有身子了。是他的。俺、俺离不开他了。”

“唉——”薛贵和长叹一声，怜悯的目光在妹妹的面颊停留了好久。他离开老家时，二妮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长得又瘦又

小。母亲哭得象个泪人似的，妹妹虽不十分明白分别的悲伤心情，但也陪着母亲抹眼泪。他走出很远了，妹妹追上来，问他到哪儿去，她也要跟着。薛贵和哄着她，告诉她很快就回来。妹妹说，以后到关外来找他。当时，薛贵和没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只当是一句孩子话。但妹妹那带着童稚的声音，却时时在他耳畔回响。七年功夫，妹妹出落成一个姑娘了。即使她现在已站到他的面前，他也不相信妹妹会有如此胆量，千里迢迢来找他。薛贵和的心里涌上一股难言的苦涩。自己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尚且很难，何况她是个弱女子。能含辛茹苦来到此地寻兄，不正说明手足情深吗？眼下，母亲也不在人世了，妹妹唯一的亲人便是自己。他头一次感到自己肩负着父兄的两副担子。不假，妹妹失了身，嫁给了异国人，从脸上很使自己难堪。但从感情上讲，他又原谅了妹妹。设身处地替妹妹想一想，假若不是寻找他的话，妹妹不会来到这儿，也就不会被伊万诺夫所糟蹋。既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妹妹又与伊万诺夫产生了感情，作为哥哥又能说什么呢？妹妹对伊万诺夫从憎恶到难舍难离的感情变化，莫不是人们常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起作用吧。

“二妮，你打算咋办？”感叹许久，薛贵和语气温和地问她。

薛二妮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慢慢地说道：

“哥，俺想好了。俺哪儿也不去，这车马店就是俺的窝。俺住在这儿，哥来来往往也有个落脚的地场。他，长得不受看，跟马猴子差不多。俺盼着有了孩崽儿，他待俺好，俺这辈子也知足了。”

从薛二妮说出伊万诺夫是她自己的男人那阵儿起，薛贵和如同吃到肚子里一团乱毛那样厌恶伊万诺夫。他恨伊万诺夫趁人之危而将举目无亲的妹妹糟蹋了。可是，妹妹却在替伊万诺夫说好话，并且在言谈中流露出那种他从来没见过的饱含深情的目光，还有那种感到满足和同甘苦的语气来，使作为哥哥的他产生了嫉妒心理。越是这样，他越觉得未免太便宜了伊万诺夫这个家伙。他